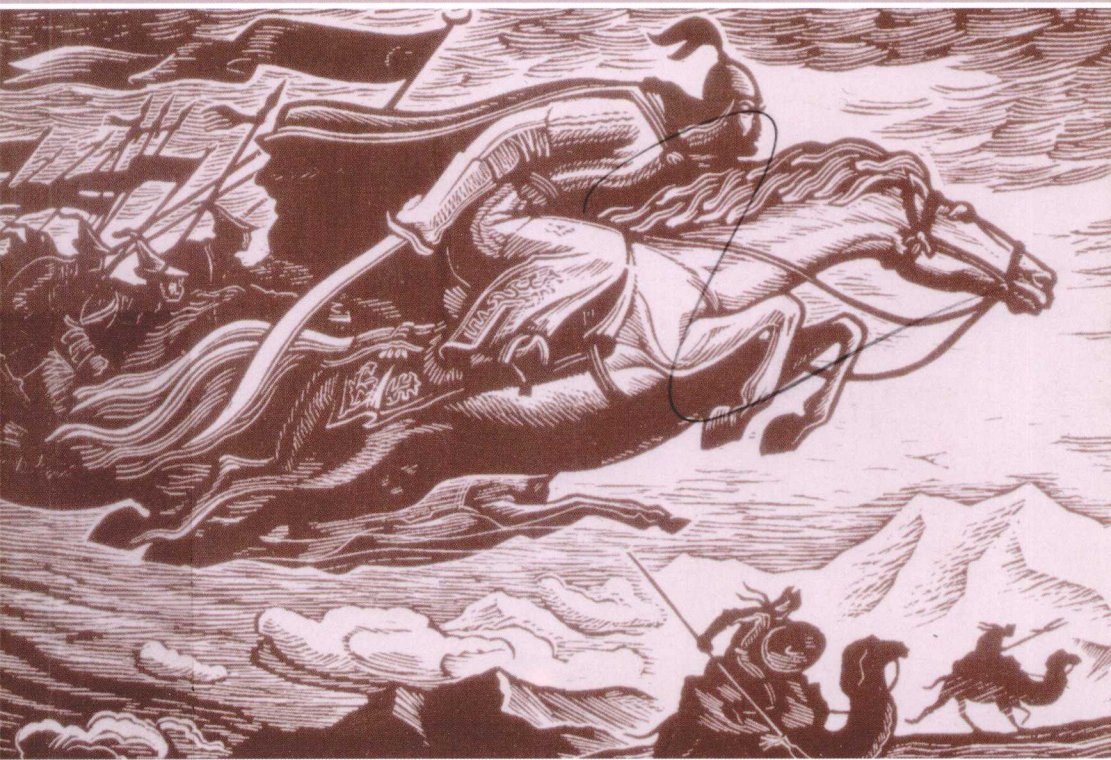


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1108-643-0

I. 口… II. 阿… III.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2479 号

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

作 者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43-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柯尔克孜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柯尔克孜族的文化当中，传统的民间口头文化是其最引人入胜、也是柯尔克孜族人民最自豪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柯尔克孜族人民用口头形式的神话、史诗、散吉拉（部落系谱）、传说、故事、民歌等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吟诵着他们的英雄，讲述着他们祖先的业绩。口头文化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的核心。浩如烟海的民歌，数以百计的英雄史诗，内容丰富而繁杂的神话传说、故事和部落系谱都生根于柯尔克孜族口头传统的深厚土壤之中，口口相传，代代相继，经过沧桑岁月的洗礼而流传到今天。

柯尔克孜族的口头“活形态”英雄史诗传统举世闻名，其中英雄史诗《玛纳斯》是其中最华美的一章，早已被列入世界经典史诗之列，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青睐，逐渐形成一个世界性学科——《玛纳斯》学。从俄国 19 世纪后半叶的哈萨克学者乔坎·瓦利汗诺夫和俄国德裔著名学者拉德洛夫从事《玛纳斯》搜集研究至今，世界“《玛纳斯》学”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到目前为止，研究史诗《玛纳斯》的学者除了中国外，遍布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英国、德国、土耳其、日本、美国、法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玛纳斯》史诗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

毫无疑问，我国在《玛纳斯》史诗资源方面是第一大国。不仅史诗英雄人物玛纳斯的出生地在我国，我国还有许多与《玛纳斯》史诗相关的历史遗迹，并且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 150 多位《玛纳斯》歌手——玛纳斯奇，并对他们的唱

本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普查、搜集和整理。居素普·玛玛依还是目前健在的唯一一位世界公认的史诗演唱大师。我国的《玛纳斯》研究工作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较国外要晚许多，但是经过各民族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世界“《玛纳斯》学”领域中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郎樱、胡振华、陶阳、萨坎·奥穆尔、尚锡静、刘发俊、帕兹力·阿伊塔克、张彦平、张永海、白多明、阿散拜、贺继宏、侯尔瑞、潜明兹、马昌仪、曼拜特·吐尔地、马克莱克·奥穆尔拜、托汗·依萨克等学者可以构成我国《玛纳斯》史诗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一个团队。其中，郎樱教授在我国《玛纳斯》学领域研究成果显著，是这个团队中具有国内外影响的一只领头雁。

本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翻译和研究，至今已将近20年。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英雄史诗《玛纳斯》的，当然也涉及《艾尔托西图克》等史诗和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其他体裁，也有关于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歌手江格尔齐与玛纳斯奇的比较、《突厥语大词典》与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等内容。收入本书的15篇文稿中，有一部分是近年来在国内《民族文学研究》、《西域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另外有较大一部分则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本人2000年之前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收入本书。收入本书的论文无论是以前发表过的还是没有发表过的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补充。即便如此，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文中依然存在许多疏漏、瑕疵、不足甚至错误，敬希广大读者，尤其是同行学者批评和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领导，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李飞女士为本书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2008年12月30日于北京魏公村

目 录

第一编 学术史

- 16 世纪波斯文《史集》及其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 (2)
- 《玛纳斯》史诗在西方的流传和研究 (13)
- 乔坎·瓦利汗诺夫及其记录的《玛纳斯》史诗文本 (26)
- 《玛纳斯》国内外研究综述 (37)

第二编 文本及史诗创编

- 《玛纳斯》史诗的程式以及歌手对程式的操作和运用 (72)
- 玛纳斯奇的表演和史诗的戏剧化特征 (92)
- 《玛纳斯》史诗的口头特征 (114)
- 玛纳斯奇的萨满“面孔” (128)

第三编 比较篇

- 神话史诗《艾尔托西图克》比较研究 (150)
- 玛纳斯奇与江格尔奇比较研究 (173)
- 《玛纳斯》史诗与伊斯兰教 (188)
- 《突厥语大词典》与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 (199)

第四编 田野调查篇

- 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概述 (218)
- 20 世纪中国新疆阿合奇县玛纳斯奇群体的田野调查报告 (288)
- 居素普·玛玛依的史诗观 (313)

Contents

16 th . Century Persian <i>Majmu Atut-Tabarih</i> and Epic	
<i>Manas</i>	(2)
Epic <i>Manas</i> study in Europe	(13)
Chokan Valikhanov and his recording epic texts of	
<i>Manas</i>	(26)
Epic <i>Manas</i> study in China and abraod	(37)
Epic Formula of <i>Manas</i> and Singer's Formulaic	
Composition	(72)
The performance of Manaschi and the dramatic feature	
of Epic <i>Manas</i>	(92)
The orality feature of epic <i>Manas</i>	(114)
Manaschi's Image as Shaman	(128)
A Comparative Study in Origin Epic <i>Er Toshtuk</i>	(15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naschi and Jianggerchi	(173)
Epic <i>Manas</i> and Islamism	(188)
Turkic heroic epics and <i>Divān Lugāt at-Turk</i>	(199)
A general survey on Kirghiz folk literature	(218)
Analytical Report of Field Investigation on Manasches in	
Akqi County in the 20 th . century	(288)
Jusup Mamay's point of view on epic <i>Manas</i>	(313)

第一编 学术史

16 世纪波斯文《史集》 及其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

在国内外《玛纳斯》学界，人们一提起《玛纳斯》史诗的文本，总是首先要提到一部在 16 世纪初叶用波斯文写成并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至今的《史集》（《Majmu Atut-Tabarih》）。由于缺乏相关资料，这部《史集》对我国《玛纳斯》学界来说一直是个未解之迷。从前苏联及吉尔吉斯斯坦学者的研究资料中所获得的点滴信息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深入研究《玛纳斯》史诗的需要。《史集》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记录有关玛纳斯事迹的文献资料。作为“玛纳斯学”的一部重要资料，它一直未能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实为一件憾事。

笔者于 1999 年 11 月有幸应邀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举办的“各民族史诗与人类和平统一”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期间，在吉尔吉斯斯坦友人的帮助下买到了一本由莫勒多·玛玛萨比尔（Moldo Mamasabir）和奥莫尔·索热诺夫（Omor Sooronov）两人合作，首次直接从波斯文手抄本译成当代吉尔吉斯文并于 1996 年在比什凯克出版的《史集》。全书共计 125 页，包括正文部分（14—84 页），译者之一奥莫尔·索热诺夫（Omor Sooronov）撰写的前言部分（3—13 页），以及书后附录部分（84—126 页）。这个译文版最大的特点是原手抄本的页码也清楚地标在了书内。研究人员可以将手抄本的内容和译文进行对照。本文将根据这个版本对《史集》的作者及抄本，对《史集》与《玛纳斯》史诗的关系、《史集》中记载的有关玛纳斯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初步的探讨。

一、《史集》的作者及其手抄本

根据《史集》作者在书的开头部分所写的内容以及吉尔吉斯文译者之一奥莫尔·索热诺夫(Omor Sooronov)在前言中的介绍,《史集》的大部分内容是由15世纪末16世纪初生活在中亚的一位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Xah Abbas Akcikent)之子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Saif ad-din ibn damylla Xah Abbas Akcikent)所撰。后半部分则由其子努尔穆哈买特(Nurmuhammed,也被称为努肉孜)完成。当时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曾一度成为中亚文人学者们争相学习和使用的主要书面语言。这对学识渊博的父子均十分熟悉当时流行的波斯文。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出生于阿克斯(Aksi)地区阿克斯坎特城(Akcikent)。他在那里求学并进行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研究,撰写了不少书籍。阿克斯坎特城坐落在锡尔河畔,是整个阿克斯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史集》传到后世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三个手抄本。其中首先引起学者们注意的是现存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图书馆东方部963号文档中的抄本。这个抄本曾被塔吉克族学者A. T. 塔依尔江诺夫(A. T. Tagirjianov)研读,而且还出版了一本专著^②。第二个抄本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亚洲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667号文

① 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史集》,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1996年版,第4页。

②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й》Маджуму ат — таварих. Ленинград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А. Т. Тагиржанов.

档内。根据塔依尔江诺夫的介绍，此手抄本以(Jiami at-tabarih)的名称保存。这个手抄本早就被著名史学家 B. B. 巴尔托里德(B. B. Bartolid)所熟知。他曾于 1899 年 3 月 11 日在俄罗斯考古学会东方部发表过简短消息，明确说明这一手抄本是由一位名叫 B. A. 卡拉乌尔(B. A. Kallaur)的人寄给他的，而手抄本的真正保存者是锡尔坎特人(Xirkent)加歌德阔交(Jagdikojo)。手抄本的作者赛夫丁没能完成全书便离开了人世，其子努肉孜(即努尔穆哈买特)继承父业写成。写作时间从 1494—1495 年开始到 1591—1592 年结束^①。后来，这一手抄本曾被 B. A. 拉莫丁(B. A. Ramodin)研读并按原文抄录后打印，并将打印稿交给了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下属的手稿部保存。这份打印稿名为《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Маджму ат-таварик》。此稿共 109 页，以 887 号文档保存。很多吉尔吉斯斯坦学者都曾参考和引用过这个稿子的内容。

而由莫勒多·玛玛萨比和奥莫尔·索热诺夫两人翻译的手抄本(即本文所涉及的手抄本)是 1898 年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省阿拉布卡县巴依玛克村，在当地受过旧式宗教教育后又于 1927 年至 1931 年在比什凯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加依洛巴耶夫·纳扎尔玛特(Jayloobayev Nazarmat)于 1968 年交给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语言文学所手稿部的。手稿的文档号为 167—277。这个手抄本是纳扎尔玛特家传的珍宝。其父在临终前将珍藏的手抄本交给他并嘱咐：“你一定要好好保存这本书(即手抄本)。把它藏到一个保险的地方，等你过了 45 岁时再拿出来阅读。”纳扎尔

^① 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史集》，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1996 年版，第 5 页。

玛特按照父亲的遗愿，到 45 岁时才开始阅读^①。关于这个手抄本的来源，《史集》吉尔吉斯文翻译者之一奥莫尔·索热诺夫写道：“《史集》的这个手抄本是从浩罕地区保存的本子中抄录或是纳扎尔玛特的叔叔阔依仑拜(Koylonbay)从出生在阿克苏坎特(即赛夫丁的故乡)人手中抄写的，也可能是别人抄录后珍藏的手抄本。”^②

根据上述三个手抄本的研读者及翻译者们的观点，塔依尔江诺夫研读的第一个手抄本、巴尔托里德介绍的第二个手抄本以及被译成吉尔吉斯文出版的第三个手抄本均是在 19 世纪抄录的。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这三个手抄本都是在 19 世纪抄录的话，那么直到 19 世纪，《史集》在民间肯定还保存有更为古老的抄本。但是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战乱中，这些古老的抄本是否免遭战乱的劫难就不得而知了。

奥莫尔·索热诺夫经过对三个抄本的比较后指出，纳扎尔玛特交到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语言文学所的手抄本比另两个手抄本在内容上更为全面。这个手抄本的原始记录稿留存下共计 123 页。123 页以后的页码已遗失，可以肯定后面还有一些内容^③。

二、《史集》的内容

从《史集》的内容上以及从曾经研读过《史集》不同手抄本的巴尔托里德、塔依尔江诺夫和拉莫丁等人的观点上看，《史集》无疑

① 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苏坎特：《史集》，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1996 年版，第 6 页。

② 上同，第 7 页。

③ 同上，第 8 页。

写成于 16 世纪。也就是说,其中记载的内容均为 16 世纪以前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在手抄本的开头部分作者就明确说明了自己写作此书时曾参考了(Tarihi Jahan Kuxai)、(Kasasul Ambia)、(Tarihi Mugulia)、(Tarihi zubdatyl bashar)等许多古代波斯文资料^①。

由于作者生活在伊斯兰教在中亚盛行的时期,因此书中有很浓重的伊斯兰教色彩。比如,作者较多地渲染伊斯兰教圣人,把伊斯兰教神话同柯尔克孜古代神话相融合等。但是,这并不能混灭远古神话和传说的痕迹,特别是在有关玛纳斯的记载中,伊斯兰教只是起了一个牵强附会的衬托作用,而玛纳斯形象的原始特质却栩栩如生,没有过多的伊斯兰教色彩。书中还记载了很多有关柯尔克孜及邻近各部落的分布、相互交往、征战以及他们的生活等在研究柯尔克孜古代社会方面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信息资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史集》描写了很多人物的传记(5-12 世纪)以及各部落、特别是柯尔克孜族的历史传说。除此之外,还记载了成吉思汗、阿米尔帖木尔(Amir Temir)等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说,记载了中亚各地遭受契丹及卡勒玛克人入侵的历史。但是,上述内容写的都很简单。书中描写最详细的莫过于有关玛纳斯的内容。对于玛纳斯的描述是本书最详细、也最有价值的部分。

柯尔克孜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将自己的历史以口头形式保存于民间史诗以及篇目繁多的口传部落谱系之中的民族。口头保存、传播是柯尔克孜族古代历史与文化最重要的保存与传播方式。远古时代,柯尔克孜族的先民曾创造过以 40 个字母拼写的如尼文(即鄂尔浑—叶尼塞文)。但这种文字后来因迁徙与战乱而失传了。因此,柯尔克孜族没能留存下自己的文字历史。而他们

^① 赛夫丁·依本·大毛拉·夏赫·阿帕斯·阿克斯坎特:《史集》,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1996 年,第 14 页。

发达的口头表达传统则使部落系谱传说的讲述和史诗作品的演唱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大部分历史信息均融入了被称为“散吉拉”的部落谱系传说和规模宏伟的口头史诗之中。所以，这些部落谱系传说和史诗便成为研究柯尔克孜族历史最重要的口碑资料。《史集》的作者在写作此书时也按照柯尔克孜族传统“散吉拉”（部落谱系）的格式记述了柯尔克孜族及邻近各部落的族源，各部落的产生、分支和分布，各部落及部族中著名英雄人物的事迹。《史集》深受柯尔克孜族口传“散吉拉”传统的影响，但书中依然明确记载了大量历史人物及他们的事迹。比如，历史上曾与柯尔克孜族发生密切关系的黑契丹首领古尔汗（Kor han，12世纪）、察合台都瓦汗（Du Wa-han，13世纪）、成吉思汗（12—13世纪）以及其子吐鲁依（Tului）、金帐汗国的汗王托合托木西（16世纪）、蒙兀儿斯坦首领克斯尔阔交（14世纪）等20多位历史人物^①。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无论部落系谱“散吉拉”还是史诗《玛纳斯》，都是以口头形式产生、发展、变异和保存的，都属于民间口头文学的范畴。因此，它们之中虽然包含有很多历史信息，但这些因素毕竟与真实的历史还存在有相当的距离。《史集》虽然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但是这些都是以柯尔克孜族传统“散吉拉”的形式表现的民间传说。

《史集》的作者用四分之一多的篇幅记载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玛纳斯的英雄业绩。有关玛纳斯的记载从55页开始到102页结束。书中没有提及《玛纳斯》史诗，但通过有关玛纳斯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玛纳斯》史诗早期的内容和形态。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我们探讨和研究《玛纳斯》史诗的成型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

^① 《〈玛纳斯〉百科全书》，第1卷，吉尔吉斯文，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三、《史集》与《玛纳斯》史诗

《史集》的作者用很大篇幅记载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玛纳斯的英雄业绩。书中虽然把玛纳斯描写为一个历史人物，但有关内容的基本轮廓与史诗一致。如果我们抛开柯尔克孜族的族源、部落分支、生活地域等因素，《史集》中直接与玛纳斯以及《玛纳斯》史诗相关的内容如下：

克普恰克部落首领卡尔克热居住在卡拉克西塔克。在那里他得一子，取名叫加克普别克。加克普别克年轻时，琼恰卡勒玛克率部进犯。在奥尼汗的协助下，加克普别克打退进犯之敌取得胜利。此后不久，琼恰卡勒玛克得一子起名叫交牢依。加克普别克得一子取名玛纳斯。奥尼汗也得一子起名叫托克托木西。继承父业的交牢依听到奥尼汗去世的消息后，加紧准备三年，并向加克普别克统治的卡拉克西塔克进发，大肆进行抢劫，并将加克普别克关押起来。加克普别克的弟弟卡尔纳斯逃脱后将此消息送到玛纳斯那里。12岁的玛纳斯率领手下40勇士从塔拉斯赶来，经过一场大战将交牢依打败，解救了父亲加克普别克。之后，交牢依又向塔拉斯及恰特卡勒进犯。玛纳斯率领40勇士与敌人展开大战并得到托克托木西、萨依德加拉里丁、安格托略的援助。胜利后，托克托木西还以玛纳斯的名义盖起了“玛纳斯城”。

唐古特的首领波洛特汗与加木额尔奇等联合向玛纳斯城进攻，玛纳斯率40勇士迎战，经过数次较量，终于与铁米尔阔交并肩作战取得胜利。波洛特汗不甘心失败，又联合交牢依偷袭夏玛里加斯塔并俘虏了驻守在那里的卡拉阔交。玛纳斯从逃出的士兵口中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前去营救，并在搏斗中将交牢依刺伤，大败敌军，营救了卡拉阔交。在这次交战中，波略特死于铁

米尔阔交手下。交牢依眼看自己无法取胜，只好与玛纳斯讲和。但是，他还是一心想占领柯尔克孜的土地。当他得知托克托木西征战在外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侦探，侦查玛纳斯的驻地并率部偷袭了玛纳斯城，造成重大损失。加克普别克惨遭杀戮。玛纳斯独自骑马上阵与敌拼杀，身上多处受伤最终晕倒在地。他醒来后，祈求已死去的铁米尔阔交的灵魂保佑自己战胜敌人。这时铁米尔阔交之子卡拉阔交也赶来助战。玛纳斯身上13处受伤，但依然喊声震天动地与敌拼杀。在又一次与交牢依的搏斗中几乎精疲力竭的玛纳斯再一次向铁米尔阔交的灵魂祈祷。铁米尔阔交终于显灵为玛纳斯助威，玛纳斯将交牢依刺落下马。正当他准备砍下敌人头颅时，卡勒玛克士兵蜂拥而上将交牢依救走。

几经战斗无法战胜玛纳斯后，交牢依想到了一个毒杀玛纳斯的阴谋。于是，他便收买在战斗中俘虏来的托波依，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派他前往玛纳斯的驻地设计毒杀玛纳斯。托波依为了取得玛纳斯的信任，把随自己一起来的五个卡勒玛克人全部杀死。玛纳斯不听叔叔卡尔纳斯的劝告轻信了托波依。托波依终于得到机会在玛纳斯的饭中下了毒。中毒昏迷的玛纳斯吃了赛依德加拉里丁给的神药后浑身上下脱了七层皮，16天后才缓缓醒来。铁米尔阔交再一次出现在玛纳斯的梦中给他注入了神力，并让他吃掉了六只黄羊后才使他渐渐恢复了体力。

交牢依再一次进犯卡拉克西塔克，双方又展开激战。玛纳斯冲入敌群没能找到交牢依，自己身上却多处受伤，因失血过多而摔下马来。卡拉阔交和坎拜一边为玛纳斯治伤一边又与交牢依拼杀。双方大战十多天不分胜负。玛纳斯伤病不起而且不能言语。他在昏迷中做梦，梦见一只秃鹰和遮天蔽日的乌鸦在空中旋转。此时，从南方飞来一只鵞鹰将秃鹰踢出血，然后将乌鸦的头一一掰断。大地上落满了乌鸦的头。最后鵞鹰落到玛纳斯头上摇身变成人，并抚摸着玛纳斯的伤向玛纳斯说明自己是铁米尔阔交，是

专程前来佑助玛纳斯作战，并说战争的胜利最终会属于玛纳斯。说完，他又变成鹞鹰飞到天上。玛纳斯恢复健康又与交牢依交战并最终将交牢依杀死后返回到玛纳斯城。

《史集》中有关玛纳斯的记载到此结束。很明显，我们从《史集》的内容中看不到《玛纳斯》史诗特有的叙事结构和模式，看不到玛纳斯奇异的诞生、得到史诗英雄必不可少的神奇战马和武器装备、结义称王、娶妻结婚、征战东西、献身疆场等人性 and 神性相融合的史诗英雄的魅力。但是，我们从《史集》的内容中很容易地感受到史诗《玛纳斯》第一部内容的大致轮廓。这些内容与我们所接触到的史诗各种唱本的内容不一定完全对应。因此，我们也难以判定《史集》的作者所引用的资料，哪些来源于当时在民间传唱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文本，哪些是作者自己附加的。但是，我们通过史诗目前已经刊布的唱本中那些相对固定的传统章节、情节、人物与《史集》所提供的大量信息作比较很容易找到两者之间的异同，也就足以使我们能够判定两者间的渊源关系。《史集》中能够与目前已知的《玛纳斯》各种唱本中的固定的传统章节对应的重要人物及情节列表如下：

	《史集》	《玛纳斯》史诗各种唱本
人物	加克普别克(玛纳斯之父)	加克普(玛纳斯之父)
	玛纳斯	玛纳斯
	交牢依(卡勒玛克首领，玛纳斯的首要敌人)	交牢依(玛纳斯首要敌人空吾尔拜的手下英雄)
	加木额尔奇(玛纳斯的敌人，唐古特人首领波略特的盟友)	加木额尔奇(玛纳斯的叔父，内七汗之一)
	40 勇士	40 勇士